

●著名画家

史国良：最近创作的作品画面特别安静

疫情期间不能出门，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重新反思艺术的机会。以前各种应酬太多，心情较为浮躁。能有几个月稍微清净的时间独立思考，静下心来搞艺术创作，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我在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关于中国画创作的问题，我画了一些自己熟悉的、喜欢的作品。不是为了任务、展览，纯粹是自己喜欢的。比如新近创作的西藏题材《前世今生》，我从中再一次感受到了信仰的意义和为了信仰而修行的力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对信仰所付出的精力放到各自的专业当中，尤其艺术家，如果艺术创作能有信仰般虔诚的投入，一定能创作出好作品。

我常常说，艺术是我的第二信仰，我将把我的一生贡献到艺术创作里。在疫情期间，我的心特



■史国良《前世今生》

别平静，明显感觉到跟以前画的作品不太一样。以前的作品可能会有点浮躁，现在的作品画面就特别安静。《前世今生》这张作品，我用了很多心思，不管在学术上，技术上或是情感上，我都做了很多准备和研究，技法上也有突破。我相信在多年以后，人们看这张

作品，依然不过时。

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再画一张类似的作品，因为这是我熟悉的题材。我比较反对一窝蜂地跟风创作，尤其不赞同跟风创作自己不熟识的题材。我认为这样的创作态度不够端正，对待艺术创作不严肃，是不可取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对信仰所付出的精力放到各自的专业当中，尤其艺术家，如果艺术创作能有信仰般虔诚的投入，一定能创作出好作品。”

●广东文史馆馆员

孙戈：慢悠悠地欣赏城市角落的美

疫情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避免感染的风险，这段时间，我更多的是选择骑共享单车出行。在广州这个大都市生活了几十年，难得有机会骑着单车来回穿梭在路上，也让我在慢悠悠近距离的接触中欣赏这个城市点滴的美。虽然这只是一段不长的路，只要你有心，在这暖暖的春日里，就会感受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月底的一天，路上的行人还很稀少，当我骑着单车穿过广州大桥时，无意中看到一位老人身背双肩包，拿着手机对着路边盛开的鲜花专注地拍照，弯着身子的姿态和全神贯注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自从创作“移动系列”人物画以来，让我对与手机有关的情景极为敏感，随即拿出手机把这一场景记录下来。眼前这位老人，在通过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这个城市中美好的、极具生命力的一面。而那一瞬间，只有戴在脸上的口罩还在提醒我疫情的存在，也让我感受到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体现人们盼望“春来归”，盼望美好生活早日归来。

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是不



■孙戈《春光好》

安和茫然，不敢奢谈什么画家职责，只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生活。回到了工作室，参考了我捕捉到的那一刹那，画了一幅草图，或许接下来，我会重新回忆起这个场景，创作一张属于这个城市的那一年、那一天的一幅画。记录下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不能忘怀的方方面面……我想，只要心存希望，你满眼都会看到角落中的美，永远都会被生活中的美好瞬间触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研究院研究员

陈训勇：宅家领悟生命的真谛

这一次抗疫宅家，可以在家乡跟家人史无前例地团聚数月，从这一点来看，也是十分宝贵的。新冠肺炎蔓延全球，处处如临大敌，世界都出现了罕见的变数，石油期货价居然可以暴跌至负数，这或许也是大自然的别样威力。画画一直强调道法自然，这段时间的确让我对自然有了新的领悟。也有时间静心去感悟人生的哲理，细读《金刚经》体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真谛，领悟《心经》的智慧：度一切苦厄向幸福彼岸。三千大千，恒河一沙；三千大千，宇宙一蚁。领略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十分的渺小。



■陈训勇《爱幼护生》

的，但知微识弱而不敢怠慢生命，为活着的自己负责。做些对得起自己的力所能及事情，度己度人。同时，我们也要为义无反顾的抗疫英雄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力量而感到自豪。

其间有感而发创作出了一小批相关的作品。比如作品《致敬：蚂蚁精神》，我就把建设“火神山”“雷神山”的火热场面，将挖土机描绘成一把把吉他的模样，把医院建筑幻化成钢琴的键盘，表达吉他的钢琴共同演奏了火、雷神山抗疫奏鸣曲。作品《义薄云天》表达对国士钟南山84岁高龄临危不惧，赴武汉指导抗疫的敬意。

●佛山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何婉薇：阅读的意义在于拓展灵魂的宽广度

这段时间，自己支配的时间的确多了不少，也很难得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放慢下来，多了时间与家人的陪伴，也多了时间思考创作的问题。我也创作了一幅尺幅比较大的工笔花鸟画《又一秋》，是以甘蔗为主题的。甘蔗是我近年创作的主要题材，对于我有特殊的意义。小时候家门口有一条河涌，一边是通向甘蔗田，一边则通向顺德糖厂，每年特定的季节，都有一艘船的甘蔗在河涌驶过，一些不经世事的小孩总会与这些行驶缓慢的甘蔗船嬉闹，不乏一些欢乐的场景。这些甘蔗运去糖厂之后，一方面制作成食用糖，一方面，蔗渣又被用作制纸或者夹板。甘蔗成了我们童年的主要话题，也成了每年中特殊的记忆点。这种景象，也忘记了具体什么时候消失的。这段时间，多了思考，多了回忆的时间，每每回忆，尤觉甘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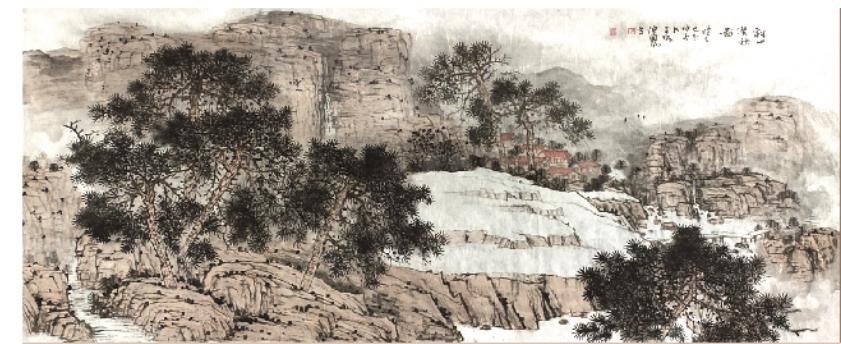
去年我就画了一张同类题材作品《穆如春风》，并入选了广东省中国画优秀作品展。最近也开始有了时间阅读，我觉得，阅读的意义在于拓展灵魂的宽广度，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让你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所以，有时候停下来读一本书，停下来思考一下前面的路很有必要。



■何婉薇《又一秋》

●广州香雪书画会副会长

陈国风：在写意性的方向中创造出新的绘画语言



■陈国风《溪山洁秋图》

二十年前临摹李可染的逆光山水，积墨成面浑厚华滋到岭南黎家山水的痴迷，转而热衷于壁立万仞的太行山色，苍茫跌宕，险峻奇绝，真可谓爱得废寝忘食，太行山水系列也筹办出版过。2009年笔锋又回到宋元山水，爱董源，爱范宽，爱李唐，爱《富春山居图》，摹得几分相似，转而开始遍临石涛，在有与无之间渴笔枯墨中锋涩进，新皴新法，收获良多，尤喜搜尽奇峰打草稿，山水有清音等。近年来，爱看任伯年、黄宾虹、卢廷光、陈平、王墉，满维起……满满的激情，使我不停去寻求新的风格。读史读画读人物。创新立异意识，令我

不断地否定过去，憧憬未来。然而，每一次尝试的收获仿佛斗牛赛场上那一团永远跳动的红色，这么近那么远，又仿佛一个遥远的梦！我到底要实现怎么样的视觉效果呢？开拓的路上总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回到原点，常常有一种无路可走的困境！

纵观山水盛衰，从青绿到水墨，从尚法到尚意，从游观到抒情，从宫廷画到文人画，可知山水画的趋势应当是写意性的。故，我们可在写意性的方向中去创造出一种新的绘画语言，新的构成形式，在传承经典中爬上巨人的肩膀走出新的气象。